

站在战略的制高点：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中欧之间的战略共识

中国 广东 广东省贸促会 白明韶

全球化是一个意义庞杂，含糊不清的概念。与其直接联系的是全球金融市场、跨国公司的投资、全球贸易自由化、资讯科技的发展、国际交通运输的快速便捷，与其联系的还有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的倒闭与员工失业、城市衰落、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移民和福利政策受到冲击。全球化的结果是未来的 50 年后有可能出现单一经济体系。对这种趋势以及引发的层出不穷的问题，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必须主动协调与调整，减少误解，寻找支撑未来关系发展对这种趋势的战略共识。

经济全球化浪潮

自从 18 世纪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从 19 世纪初到二战前，第二次是二战后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第三次就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至今。第一次浪潮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资源与市场空间不足，对外进行的产品输出、资源掠夺和殖民统治。第二次的全球化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互相投资以及全球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建立。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内部的互相投资，占了世界直接投资的 3/4 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下降到不足 20%。第三次是在冷战之后，以 1995 年成立的 WTO 为标志。其特点是以产业转移为主要内容，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第三次浪潮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革命。其动力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主要的推手是跨国公司，形成的环境是贸易自由化。

1、全球产业转移加速。全球化的逻辑之一是资源优化配置。由于中国具备了发展制造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劳工素质高、政府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完善等等，使得中国成为吸引 FDI 的第一大国。同样印度也成为吸引服务业外包的主要国家。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中国已经连续 14 年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吸收 FDI 最多的国家。欧盟的对华投资也达到 60 亿欧元。

以中国为例，中国以往引进的产业是以消费类产业为主。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所占比重仅有 1/3~1/4，“大头”是重化工业。随着在许多生产领域，发展中国家具备了承接发达国家重化工产业转移的条件，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的浪潮很快又将出现。

2、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07 年 1 月份欧盟 27 国的贸易逆差为 262 亿欧元，远高于去年 12 月份 94 亿欧元的逆差。2006 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21%，突破 2550 亿欧元（约合 3360 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对欧盟的出口额仅上升 8%，为 1760 亿欧元。贸易不平衡问题令发达国家十分焦虑。

3、主要发展中国家取得比较优势。与前两次全球化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相比首次在制造产业和国际贸易中，开始获得了相对优势，全球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的趋势。“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以及南非、墨西哥等少数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展中大国也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世界经济 2006 年取得 5.4% 的增长。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3.1%，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则有 7.9%。中国和印度的 GDP 分别录得 10.7% 和 9.2% 的增幅。这其中都有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重要贡献。

4、发达国家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虚拟资本主义”体现为用其所创造的庞大虚拟资产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其前提是必须拥有世界货币霸权。但尽管如此，决定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仍然是以先进技术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实力，而非虚拟资本霸权。美国的虚拟资本霸权地位就是建立其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基础上的。离开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虚拟资本主义也将是很不稳固的。

5、发达国家始终占领着制造业的制高点。虽然存在产业空心化以及结构性失业问题，但发达国家一直居于制造业链条的高端。承担着研发、设计、专利、标准、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部分。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庞大的出口规模，但制造业水平一直在低端徘徊，很大部分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与此同时，资本运作和并购行动对内源型经济会形成强大的挤压效应，甚至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诸多产业。一定意义上，目前的加工贸易是有着殖民经济的性质。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用“丰收的贫困”描述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是很贴切的。

欧洲的忧惧和焦虑

二战之后欧洲建立了一套融繁荣、平等、稳定为一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但面对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强劲发展势头，欧洲在维持贸易自由化与促进自身发展方面开始出现了忧虑。企业承担不起昂贵的成本、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社会福利制度危机四伏，过去 50 多年的制度虽然有效，但这套旧制度显然难以应付新的挑战。论活力与实力欧洲比不过美国、论进取心和应变性也不上日本，扩大范围又消化不了新增加的问题影响到了决策机制的效率。欧洲如何应对，这也许正是欧洲的忧惧之所在。由忧惧而生焦虑，于是乎欧洲的焦虑不安开始聚焦到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

总体上看，从 2003 年中欧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以来，中欧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中欧双方之间的依赖程度和也呈上升趋势。从发展趋势看，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彼此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符合中欧双方的根本目标和长远利益。但现阶段而言，中欧双方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贸易摩擦、巨额贸易逆差、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非关税壁垒（包括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中欧关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出现在今年上半年的，针对中国产品质量小题大做、以偏概全的妖魔化，就是贸易摩擦中的狂躁症。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欧盟之间发展程度不同，决定了中欧之间的贸易商品构成和进出口贸易额的主要流向。制度性因素也是中欧贸易摩擦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发展的“非对称性”、所处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文化价值、政治架构的巨大差异是中欧之间贸易摩擦和其他冲突的根源。

2006年10月欧盟出台了对华政策文件及其附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把重点放在了中欧经贸关系方面。与此同时还公布了首份对华贸易战略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文件将中国作为欧盟贸易政策唯一的、最重大的挑战。强调欧盟将继续开放市场的同时，也表明了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的决心。欧盟承认，欧洲不得不接受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但一个经济富强的中国符合欧盟的利益，并承诺将继续坚持开放和市场准入，中国也需要确保公平竞争。

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2006年10月来中国访问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上述的观点：在欧洲有一些人对全球化态度不一，认为那会导致将就业机会让给别人，但是重要的是要看到，欧洲的很多资本、设备都在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因此这种发展对双方都有利。把贸易当作为“发展”服务的工具，这仍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态度。我更关心的是：眼下中国是否需要更加开放？答案是需要、需要、需要。产业发展依赖于公司或个人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想法，这就需要消除各种障碍，无论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抑或开放金融体制”。

可以预见，在未来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国力的稳步上升、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中欧之间的摩擦不会减少，中欧之间为实现双赢，需要形成更加合理的贸易分工格局，建立新的贸易优势互补机制。全球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中国一直在变革，欧洲更需要变革。

中国的自信与脆弱

在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各种说法都在增加人们的信心：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今年将成为超过德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中国产品已经遍布世界、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并没有成为依附“中心”国家等等。对此一些人信心爆棚，开始有了世界强国公民的感觉，好像中国又开始回到了世界的中心。当然近30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经济总量已经为列世界第六，民生极大改善、经济转型顺利。这些都值得骄傲，也值得大书特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对于中国而言面对的挑战仍然巨大和艰险。

首先，中国远远不是贸易强国，产业层次偏低，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主要负责的是中游加工。产品的研发销售等上下游主要被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中国主要还是国外产品品牌的加工工厂。在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超过60%，在出口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超过62%。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它们作为“候鸟经济”或游牧经济的特点没有大的变化，要真正变成“榕树经济”，扩大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利益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其次，中国企业走出去刚刚起步。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最突出的一个弱势是“走出去”。中国2006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排名只占第13位。目前除资源类和垄断类企业外，有全球影响的国际企业微乎其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的教训仍远多于经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不是竞争实力太小而是权益风险太大。

再次，品牌和核心技术严重缺乏。中国之所以不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有利的地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是其中的关键。过渡的招商引资和对外资的高度开放使得不少行业已经被外资垄断。许多在国外企业掌握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和标准，使得中国企业的发展处处受到钳制。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或机电产品出口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2000-2006年中国对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均增幅超过到了35%。但这出口到欧盟的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最终产品，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配件仍然依靠来自对欧盟的进口。所以，迄今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

最后，环境问题以及其它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国刚刚得到一个难得的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以及未来可能要发生的生态灾难又开始考验中国智慧。中国已经被欧盟一些国家指责为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非常规发展的工业化的后果是存在透支环境、透支资源、透支工人的收入和健康、透支未来的发展后劲的问题。

以中国广东省为例，广东是中国的首富之省。曼德尔森曾将广东称为全球化的典范。中国出口每10元中就有3元来自广东，这里生产了全球70%的复印机和80%的塑料圣诞树。2006年GDP达到25968.55亿元（约合3462.5亿美元）占全国1/8、上缴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7、居民银行储蓄存款占全国的1/7、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接近1/3。2006年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5274.24亿美元，其中出口3019.54亿美元，增长26.8%，实际利用外资145.11亿美元，增长17.4%。新批境外企业108家，协议投资6.39亿美元，增长21%。在主要贸易伙伴中欧盟居第三位，进出口总额为584.82亿美元，增长19.6%。如今，广东在积极打造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材、造纸、医药、汽车等九大支柱产业。其中电子信息、电器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化工三大新兴支柱产业保持强劲发展态势，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三大传统支柱产业稳步发展，造纸、医药、汽车三大潜力产业发展迅猛，结构趋于优化。2006年，九大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7727.21亿元，同比增长21.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升至72.1%。

但总体上看，目前广东经济结构和工业化水平在全球生产链条中是一个薄弱环节。2006年广东加工贸易占出口额的6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到出口额的35%、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额比重不到26.5%。与此同时引进外资的增速也明显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国际资本逐利最大化的天性使然。广东正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期，“价值洼地”变小、包括越南、印度在内的周边地区的竞争加剧，外资必然向能够带来更大回报的区域迁移。

所以，尽管中国发展势头强劲，但问题很多、基础脆弱，在国际全球生产体系中仍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严重依赖使得合作之中需要更多地看别人眼色。

全球化与双方的战略共识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未来可能走向的单一的经济体系的潮流，中国和欧盟作为身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伟大的文明，虽然目前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彼此之间完全可以也必须开展长期而广泛的战略合作，目前至少在以下十个方面可以达成共识：

1、双方都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有序的多极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彼此之间是需要长期合作的主要支撑力量；

2、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于这些差异需要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交流取得相互尊重和理解；

3、欧盟应当明白，中国其实几千年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大国，只不过是近200年掉队了。因此从历史跨度看，应当理解、欢迎和尽快适应中国和平

崛起。中国也应走出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弱者的悲情之中；

4、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在变革，欧盟也必须顺应全球化的形势进行变革。强大的福利制度是欧洲各国的社会安全保障网，但面对未来要维持其与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平衡将面临更大的难度；

5、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中欧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战略依赖。中国正处在上升期，随着选择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对自主创新、自有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也会进入高端领域。但在双边贸易中应建立好战略协调机制，共同管理和控制风险和矛盾。中国要减少进攻式的贸易策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稳步开放服务市场。欧洲也应当拆除技术转让的限制；

6、中国应当支持欧元的全球化。美国已经吸纳了目前全球净储蓄的70%以上，欧盟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东亚地区净储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国，完全有影响力与欧盟协商加大对欧元支持；

7、中国和欧盟都需要扩大内需。欧盟需要整合内部市场，消化新成员带来的影响。中国要大力改善民生，落实社会保障、刺激国内消费；

8、在建立国际金融和贸易新秩序中需要加强合作。与世界主要大国一到，例如制定一套国际企业税法，成立国际税法稽查征收机构，以防止一些国际企业的逃税行为。另一方面在监管全球金融市场方面，是否需要一个全球性机构监督金融机构和市场活动，并为资金、贸易、财务报告、会计制度，制定共同的规则 and 标准；

9、在全球气候变暖、能源、非洲发展问题上应加强磋商，扩大共识加强合作

10、双方在中小企业合作、服务业合作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

2006年9月25日于中国广州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位置、 战略共识

中国 广东 广东省贸促会 白明韶, 2006年9月25日于中国广州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